

琴台客聚

看官若為廣府人，見本文標題或會質問：「潘老頭到老未婚，何來姨甥哉？」

實情是潘某人找到「姨甥」的書證而已！

此事困擾「我老人家」多年！話說潘某人小時候，間有待字閨中的女性朋友聲稱「我外甥」如何如何……甚為刺耳。於是苦苦相勸：「小姐未嫁，何來外甥？那小孩是你姐姐所生，他喊你阿姨，是你姨甥呀！」當時年紀尚輕，小姐「聽者藐藐」，再解釋道：「待得你找到老公，他姊妹的孩子喊他舅父，喊你舅母，才是你的外甥。」

又過了些日子，另一位未嫁姑娘犯了相同的「錯誤」，這回她卻拿出書證，原來許多通行的工具書都說「外甥」是：「姐或妹的兒子。」「我老人家」一看，就知道是編字書辭典的人大意出錯，應該是古人重男輕女的結果。於男人來說，「外甥」又確是「姐或妹的兒子」；女人又當別論。

後來我請教一位原籍浙江、年過七十的北京老教授，他也未聽過「姨甥」一詞，還幫我問九十多歲的姨媽。「老姨媽」受過高等教育，也不知「姨甥」為何物，難怪她的「小姨甥」不知「姨甥」了！

讀者如果記憶力驚人，或有印象故事「潘老人家」講過，即是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本欄的〈姨甥與外甥〉一文。

近日，「潘老人家」終於找到「姨甥」！在民國時代作家舒新城（一八九三至一九六零）主編的《辭海》找到，是書由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（一八八六至一九四一，陸費為複姓）於一九一五年開始編纂，一九三六年出版。

姨丈與姨父同義，我們廣府人習慣是口語稱姨丈、書面語才用姨父；與姑丈、姑父同論。這一版《辭海》於「姨

甥」解釋為：「稱母姐妹之夫為姨丈，自稱姨甥。」這條不引書證，不似姨丈、姨父、姨母各條都引用古籍。「我老人家」猜想不引書證就是信任「資深語言用家」。但是這個解釋實在「不明主次」、「未得要領」！

訓詁學實是辭書學的基礎！近代訓詁學大師黃侃（一八八六至一九三五）指出「訓詁」是「語言解釋語言」，辭書學是編纂辭典的專門學問，就是要求精確地用「語言解釋語言」。

「姨甥」應該從「姨母」出！我們廣府人重視長幼有序，母之姐曰「姨媽」、母之妹曰「阿姨」。現代人多遲婚不婚，母之姐若雲英未嫁，有些時候惟有「達禮」稱「姨」而不言「媽」了。父之姐曰「姑媽」、父之妹曰「姑姐」，在今天香港的語用實況，亦間有相近的調整。

《辭海》這條錯在何處？錯在「姨甥」只涉及母親的姐妹，這些姐妹不必已出嫁，若未出嫁又何來姨丈（父）？所以這一條應該改寫為：「稱母之姐妹為姨母或阿姨，男自稱姨甥、女自稱姨甥女。」這樣才更精準，因為姨丈可以從來不存在！

回到「外甥」，應該是：「稱母之兄弟為舅父，男自稱外甥、女自稱外甥女。」小時候常參考《辭海》，感謝陸費先生、感謝舒先生！前人栽樹、後人乘涼。



■早期的《辭海》：姨甥。 作者提供

思徒天地

思徒

四海同春 喜氣洋洋

歲初二月在香港，春暖花開，風和日麗，煞是好日子。千家萬戶喜氣洋洋，迎接新的開始。思徒趁此吉日，向各位朋友細訴春天的故事。城中名人特別是政界中人，每天趕着赴約，皆因各大機構新春活動宴會多多，為免順得哥情失嫂意，都給面子赴約去。香港特區政府以特首為重要人物，宴請城中名人不在話下，她亦應重要人物的邀請拜年去。一眾政府部門領導亦是如此。還有中聯辦以王志民主任為首的領導，也是禮儀周周，就在新春頭宴請眾人。中聯辦屬下之港島工作部、九龍工作部和新界工作部也在新春擇日舉行酒會，碰面都是貴人，恭喜之聲不絕於耳，吉祥語多多，就是少聽到「添丁」兩字，難怪近年來世界各地都稱新生人口減少了。

其實，華人在世界上是人口眾多的族群。單就中國內地已有十四億人口之多，如包括世界各地華人華僑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在此新春流流，華人回鄉賀歲是一件大事。回家見親人可解鄉愁，實在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講究孝道偉事。而更令大家高興的是，中央僑辦走出去，每年均組織文藝團體往各地宣揚春節傳統文化藝術。香港僑界社團總會由會長余國春及眾名流領導下，每年均組織數十協辦單位一起迎接中央派出的文工團，在香港舉行《四海同春新春晚會》於本月17日及18日，一連兩晚在紅磡體育館舉辦，藉此恭祝全港市民新春如意吉祥。

港人崇尚團結鄉親，尤其在新春期間，敬老精神顯得更為重視。歲晚之時，以海南社團總會會長張泰超率領下，回鄉拜訪海南一眾領導，獲得書記、省長等各部門領導親自會見，並為鄉親們介紹海南近況，特別是海南建自貿區的咸水事。鄉親們當然興奮萬分，為自己家鄉更感到驕傲。事實上今天的海南，無論在政治、經濟、民生方面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實在是令人自豪。為團結旅港鄉親，每逢佳節對長者鄉親都不忘送禮問候表敬意。今年新春，一眾鄉親會員收到的賀年禮物十分精緻又懷舊，由海南文昌出品的傳統賀年禮品，包括脆角、花生糖和脆皮信封餅等等，十分可口，並可藉此解鄉愁。

俗語說，凡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客人家。客家之都梅州，是客家人之光。香港客人不少，由梁亮勝會長領導下的香港梅州社團總會，在新春期間向客家長者致送賀年禮品，包括國慶茗茶，另有一瓶茶籽油，據說與橄欖油堪媲美。得到如此精美禮物，實在如獲至寶！



■早期的《辭海》：姨甥。 作者提供

百家廊

戴永夏

二月二是緊隨春節、元宵後的又一個重要節日。因時值早春二月，東風日暖，萬物復甦，農事剛剛開始；因此它的許多習俗，既帶有濃郁的生活氣息，又富有詩情畫意；既植根於民間，也出現在一些詩人筆下。我們隨意打開一首二月二詩詞，流淌在其中的有趣風俗便會撲面而來……

龍抬頭與引龍回

時響春雷驚物驚，蒼龍昂首欲嘶鳴。炒豆剃頭祭神廟，驅蟲求雨備鋤耕。——[當代]李孝澤：《二月二》

這首詩的意思是二月二這天春雷響起，百蟲驚醒，蒼龍昂首嘶鳴。人們紛紛以吃炒豆、剃頭、熏蟲兒、祭神廟等習俗慶祝節日，並祈求下雨以備春耕。詩中的「蒼龍昂首」，指的就是「龍抬頭」和「引龍回」的風俗。

龍在中國人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，千百年來，它一直被視為華夏民族的象徵。我們的古人又把龍視為「神靈」，認為它是和風化雨的主宰。二月春回大地，正是農時之始，人們盼望「神龍」抬頭，賜予豐收；二月二又值驚蟄前後，此時百蟲出蟄，疫病傳播，古人又希望「神龍」出來鎮住百蟲，帶來健康安寧。因此，過去每到二月二這天，各地城鄉都以各種民俗活動，來慶祝「龍抬頭」，「引龍回」便是其中之一。

所謂「引龍回」就是將龍引回家中，通常的方法是用草木灰引龍——將草木灰從大門外撒起，沿着牆根，彎彎曲曲地撒到房中，並繞床腳、水缸各撒上一圈，一直撒到灶下為止。撒灰人邊撒邊叨念：「二月二，圍牆根，蠍子、蜘蛛不上身」；「二月二，撒青灰，蠍子、蜘蛛死成堆……」據說這樣就可以讓引回家中的「神龍」殺死害蟲，保佑全家

昨日紀

陶然

說起來，和劉再復教授認識很久了，但一向以來，由於我個性問題，尤其是在跟名人交往時，總是很被動。我老是覺得，他們很忙，不要多去打攪。何況他們也未必真的記得我。

好像很多年以前，秦嶺雪請劉教授晚飯，把我叫去當陪客，當然在這種場合，我也僅僅是陪客而已，多數靜靜聆聽他們的高論。但無論如何，算是認識了劉教授了。

說起劉再復，大家恐怕都會記得，他曾經是內地文學中樞研究機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，後來出洋，在美國又有新的發展。他不斷有新著由出版社推出，除了在文學評論界具盛名之外，也創作了長篇散文詩篇問世。

我對他的敬重，一直都是。只要有機會，都會向他約稿，而他也幾乎有求必應。那一年，我為《香港文學》籌劃一系列「海外著名作家專輯」，一開始就想到劉再復，當然並非出於私誼，而是公論，入選的人，都經

人健康平安。

挑菜

久將松芥萸南羹，佳節泥深人未行。想見故園蔬甲好，一畦春水輓轡聲。——[宋]張耒：《二月二日挑菜節，大雨不能出》

這首詩寫的是二月二「挑菜」的風俗。詩人說，每年二月二這天，他都要採來青菜燒一鍋肉菜湯。而今年的二月二雨大路滑，不能出去挑菜做羹了，只好坐在家中，回憶故鄉菜園中那生旺旺盛的蔬菜，彷彿又聽到引來春水的轆轤的聲音。

「挑菜」的風俗始於唐代。唐代人李淳在《秦中歲時記》中說：「二月二日，曲江拾菜土民極盛。」到了宋代，這種風俗更加盛行。每到二月二這天，人們便紛紛到郊外去挖野菜，或到園中摘青菜，帶回家生食或作成菜餚，這樣既可嚐到鮮菜的美味，又能討到發財的吉利（「菜」「財」同音）。當時還把二月二日這天定為「挑菜節」，「挑菜」的習俗也由民間傳到宮廷。宋人周室在《武林舊事·挑菜》中說：每到二月二這天，宮中要大設「挑菜」的御宴：先備好花花綠綠的器皿，底下鋪上羅帛，寫上菜的名字，繫上紅絲，再分別放上各種生菜，入宴者可自行取之食用，以享受春天的恩賜。

迎富

才過結柳送貧日，又見簪花迎富時。誰為貧驅鬼難逐，素為富逼豈容辭。貧如易去人所欲，富若可求吾亦為。里俗相傳今已久，漫隨人意看兒嬉。——[宋]魏了翁：《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》

這首詩反映了二月二迎富的風俗。詩人說，正月晦日送窮的日子剛剛過去，又到了戴着花迎富的時候。因為「窮神」難以驅逐，許多人已對「送窮」沒了興趣；可

劉再復教授

過仔細掂量。我推出他的新作、訪談、評論，以及作品年表、照片等等，可說是小型相對完整的作家個人面貌一瞥。雖然並不完整，但這個專輯推出後，反響甚佳。到後來，擔心再出下去會爛尾，於是便適可而止了。遺珠難免，但我確是努力了。

細想起來，我跟他往來不算多，因為我知道他忙於學術研究，忙於著書立說，時間寶貴，不想浪費他更多時光。因此，雖然知道他不時應邀到香港，主持講座，但也不敢過於騷擾他。但每出新書，他必定委託出版社寄贈我，也從無附言。其時他多數在美國，想要致謝也無從，只得默默感激而已。他的作品，為我打開更多的文學文化空間，同時也驚異於他不斷地擴展視野。

當《香港文學》創辦三十周年時，2015年1月，在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盛大酒會，並且請劉再復教授作為主講嘉賓。他上台致詞，對《香港文學》，對我個人，都講了許多很動情的話。講話很快就過去了，但他的聲音

心窗常開

潘明珠

吳燕青的詩獨具溫度

中國人對愛的表達含蓄，父母日常很少會把對子女的愛掛在唇邊，子女也甚少直接對父母說愛意。但從美麗的詩篇中可見有愛的描述和詮釋；冰心的詩《紙船》，具體而形象化地細訴母愛，深刻動人，是很喜歡和少年人分享的佳作。

近讀吳燕青書寫母愛的詩，感覺驚喜，覺得她詩中散發獨有溫度，情懷同樣感動人，可讓讀者細味及感受親情。燕青的詩《在她幸福之前把病痛了》這樣寫：

在她幸福之前把病痛了
水晶高跟鞋/在月華中灼灼生輝
明天，女兒要出嫁了
拿起那精巧的鞋/這比平常小一碼的鞋啊
你會弄痛我的女兒嗎
我費力穿上/跌跌撞撞地在客廳走了一圈
又跌跌撞撞地走了一圈
再跌跌撞撞地/走了一圈又一圈
直到月亮睡熟了
我只想在她幸福前，把病痛了
把鞋撐寬一點點
把鞋穿軟一點點
把鞋穿柔一點點……
連串排句，傳達了母親複雜的心思！母親心內沒時沒刻惦掛着：這比平常小一碼的新娘鞋，會弄痛女兒嗎？於是，做母親的，就試圖把鞋撐寬、穿軟、穿

一向渴求富裕的人又怎能迴避「迎富」的風俗呢？貧困若是容易除去人人都想除，富貴若可以求得那我也去求。不過這些都是傳之久遠的風俗而已，我只是隨大流去看看熱鬧罷了。

迎富的風俗在遠古時代就已經產生了。唐人韓鄂在《歲華紀麗》中說：有巢氏時，有人要了個孩子帶回家中養活，他家從此便大富起來。以後人們便在這天到野外採摘蓬萊（蓬為多子植物，古人以蓬代子），向門前祭之，謂之「迎富」。而明人謝肇淅在《五雜俎》中則說：「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，朝往暮回，謂之迎富。」他還解釋其起源說：相傳有戶人家生了個孩子，送給鄰家幫助撫養，鄰家從此大富。這家人家見此情景，又將孩子從鄰家要了回來，要回這天正好是二月二日。從此以後，人們便將二月二定為「迎富日」。

撈腰糕

二月二日春正統，撈腰相勸啖花糕。支持柴火憑身健，莫惜終年筋骨勞。——[清]蔡雲：《撈腰糕》

此詩寫的是江南一帶二月二吃「撈腰糕」的風俗：二月二這天春意正濃，大家互相勸說吃「撈腰糕」，以治腰痛。擔柴挑米憑的是腰板結實，有了健康的身體就不怕終年勞作了。

詩中所說的吃「撈腰糕」的風俗，在江南一帶傳之久遠。所謂「撈腰糕」，就是用糯米粉製成的扁平、橢圓形、中間稍凹的人腰狀的塌餅。過去一到二月二這天，江南一帶家家都將隔年的「撈腰糕」用油煎食，據說可以治腰痛。正如清代袁景瀾在《吳郡歲華紀麗》中所言：「二月二日，以隔年糕入油煎食，謂之撈腰糕，云可免腰痛疾，然於古未聞。」不過想減肥細腰的女子，這種糕卻不能多吃。清人徐士鉉在《吳中竹枝詞》中就告誡說：「片切年糕作短條，碧油煎出嫩黃焦。年年撈得風難擺，怪道吳娘少細腰。」

幾年前在台北，白先勇有個講座，正在講演，突然看見劉再復在台下聽眾席上，馬上把劉再復請上台來講話，成了一段佳話。這只是一段小插曲，而正式的劉再復白先勇對話，更是我們所期望的。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我們自小閱讀的童話，有不少對我們的成長有着莫大的影響。我很喜歡一本法國童話，名《Celestin, Le Ramasseur Du Petit Matin》（撿拾悲傷的基斯坦），作者為 Mayalen Goust Sylvie Poillevé。插圖漂亮文字優美韻律抑揚，雖說童話也適合大人思考。

故事說一位平凡不過的男子基斯坦的任務是在晚上帶着大袋，走遍各地去撿拾人們用以拭掉悲傷淚水的手帕，有心痛者沾上香水的手帕；被噩夢者撕裂的手帕；擦去嬰兒淚珠的花手帕；失去親人和形形色色的悲哀，分別沾在腰果花、刺繡、蕾絲，任何顏色、新或舊的濕手帕。當晨曦初現背包盛滿他便回家，為清除了夜晚各種悲傷而自豪。

多年來一直做着這工作，基斯坦原本色彩繽紛的家，堆滿了盛着悲傷手帕的大包子，逐漸令他的家變得灰暗無光，他的心也日益沉



■法國童話《撿拾悲傷的基斯坦》！作者提供

網人網事

理美美

日本的「空屋銀行」與中國的「房屋銀行」，一字之差，卻大異其趣。隨著最近有關「空屋銀行」的報道愈來愈多，很多國人，尤其是年輕人表示出了特別關注，在網絡上的討論也十分熱烈。

所謂空屋銀行，是日本政府設置的空置房計劃，說得更明確一點，應該叫「棄房計劃」。隨着日本社會老齡化及少子化日趨嚴重，日本正面臨着愈來愈嚴峻的「房比人多」局面。最先是鄉村，除了少子和老齡，僅有的年輕人還都奔向了大城市，剩下的老人家要麼進了養老院，要麼慢慢故去，形成了大片的空屋好似「鬼宅」。而現在，這種空置房甚至已從鄉村蔓延到了東京這樣的大城市。據統計，目前日本每7間房屋中就有1間空置，並且情況仍在不斷惡化。

空屋銀行計劃，就是致力於將有房屋需求的人們與這些空置房配對，然後施以一系列優惠政策讓其「配對」成功。對於擁有房屋產權的人們，一方面懶得打理和修繕老屋，一方面也根本不想為早已不住的房子繳納房產稅，所以很樂得參與政府的這項計劃。而對於對房屋有剛需的人們來說，低廉甚至免費的房價正是他們最需要的。

據日本媒體報道，一對退休夫婦去年9月16日從京都搬到北海道，通過「空屋銀行」買下浦幌町一條約1,500平方米的豪宅，僅僅花了300萬日圓——約合人民幣18.2萬元。而東京都的檜原村，為了吸引年輕人落戶，在提供免費

「空屋銀行」管窺

住房的基礎上，更提供當地的工作機會。可以劈柴、餵馬，可以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，最重要的，這所房子不要錢。

小理估計，國人，尤其是年輕國人看到這裡都會雙眼發亮，瘋狂嚮往這舶來的「空屋銀行」了吧？

但看上去很美的空屋銀行，背後卻是異常嚴峻的現實。有機構預測，到2040年時，日本將有近900多個城鎮或鄉村「消失不見」；日本國立社會保障暨人口問題研究預測，到2065年時，日本人口很有可能會從現今的1.27億人，銳減至8,800萬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底發佈的報告估算，隨着人口減少，日本今後40年GDP可能減少25%以上……日本去年即2018年的年度漢字是「災」，「空屋銀行」不過是其諸多天災人禍之一的「空屋」對策而已。

從這一點上來說，中國的空屋銀行不要有運營的需求才是好的。然而事實是怎樣的呢？按「0至14歲人口佔社會人口比重」這一衡量少子化的關鍵指標來看，日本日本總務省發佈的數據顯示目前日本此數據為12.3%，而中國國家統計局2017年發佈的官方數據顯示中國這一比例竟只有7%。至於房屋空置率，日本2017年空置房佔住宅總數的13.5%；而中國西南財經大學發佈的報告顯示，2017年中國城鎮住房空置率高達21.4%。

我們沒有空屋銀行，但不代表我們沒有嚴峻的局面。